

景
文淵閣四庫全書

子部
八五
臣家
奏

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七七九冊

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子部八五
醫家類

第四十七冊(全五十四冊)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印

中醫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學圖書館文獻部發行

一九八六年一月第一版

印數：〇〇一—〇六〇

統一書號：一四二四九·〇一四七

定價：二十八元

本冊目次

瘟疫論	明 吳有性撰……………一
補遺	
瘧瘧論疏	明 盧之頤撰……………六三
本草乘雅半偈	明 盧之頤撰……………九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瘟疫論卷上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方維甸
謄錄監生臣汪志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五

瘟疫論

醫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瘟疫論二卷補遺一卷明吳有性撰有性字又可震澤人是書成於崇禎壬午以四時不正之氣發為瘟疫其病與傷寒相似而迥殊誤作傷寒治之多死古書未能分別乃著論以發明之大抵謂傷寒自毫竅而入中於脉絡由表入裏故其傳經有六自陽至陰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而入伏於膜原其邪在不表不裏之間其傳變有九或表或裏各自為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裏分傳而再分傳者有表勝於裏者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其間有與傷寒相反十一事又有變證兼證種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提要

種不同並著論制方一一辨別其顯然易見者則脉在不沉不伏之間中取之乃見舌必有胎初則白甚則黃太甚則黑而芒刺也其謂數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傷寒數百傷寒之中乃偶有一陰證未免矯枉過正然古人以瘟疫為雜証醫書往往附見不立專門又或誤解素問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文妄施治療有性因崇禎辛巳南北直隸山東浙江同時大疫以傷寒法治之不效乃推求病源著為此書瘟疫一證始有繩墨之可守亦可謂有功於世矣其書不甚詮次似隨筆劄錄而成今姑仍其舊其下卷勞復食復條中載安神養血湯小兒時疫條中載太極丸並有方而無藥又疫痢兼證一條亦有錄而無書故別為補遺於末又正名一篇傷寒例正誤一篇諸家瘟疫正誤一篇原目不載蓋成書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提要

以後所續入今亦併錄為一卷成完書焉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樞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提要

三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卷上

明 吳有性 撰

原病

病疫之由昔以為非其時有其氣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得非時之氣長幼之病相似以為疫余論則不然夫寒熱溫涼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為損益假令秋熱必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多晴春寒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厲氣在歲運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藏府外不在經絡舍於夾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是為半表半裏即緘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胃為十二經之海十二經皆都會於胃故胃氣能敷布於十二經中而榮養百骸毫髮之間靡所不貫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凡邪在經為表在胃為裏今邪在膜原者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為半表半裏其熱淫之氣浮越於某經即能顯某經之證如浮越於太陽則有頭項痛腰痛如折如浮越於陽明則有目痛眉稜骨痛鼻乾如浮越於少陽則有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大槩觀之邪越太陽居多陽明次之少陽又其次也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氣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則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榮衛運行之機乃為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故為熱其始也格陽於內不及於表故先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陽氣漸積鬱極而通則厥回而中外皆熱至是但熱而不惡寒者因

其陽氣之通也此際應有汗或反無汗者存乎邪結之輕重也即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經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裏表雖有汗徒損真氣邪氣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已潰表氣潛行於內乃作大戰精氣自內由膜原以達表振戰止而後熱此時表裏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即脉靜身涼神清氣爽霍然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為順即不藥亦自愈也伏邪未潰所有之汗止得衛氣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暫通熱亦暫減逾時復熱午後潮熱者至是鬱甚陽氣與時消息也自後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陽氣盛衰也其發熱或短或長或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因其感邪之輕重也疫邪與瘧彷彿但瘧不傳胃惟疫乃傳胃始則皆先凜凜惡寒既而發熱又非若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至於伏邪動作方有變證其迹或從外解或從內陷從外解者順從內陷者逆更有表裏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

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偏勝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從外解者或發斑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燥結便秘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利或嘔吐惡心譫語古黃舌黑胎刺等證因證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其大略詳見脉證治法諸條

瘟疫初起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瘟疫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日後但熱而無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其時邪在夾脊之前腸胃之後雖有頭疼身痛此邪熱浮越於經不可認為傷寒表證輒用麻黃桂枝之類強發其汗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表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裏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達原飲

厚朴一錢 草薢仁五分 知母一錢 芍藥一錢

黃芩一錢 甘草五分 檳榔二錢

右用水二鍾煎八分午後溫服

按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為疎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厚朴破戾氣所結草薢辛烈氣雄除伏邪蟠踞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是以為達原也熱傷津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榮氣加白芍以和血黃芩清燥熱之餘甘草為和中之用以後四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五

味不過調和之劑如渴與飲非拔病之藥也 凡疫邪遊溢諸經當隨經引用以助升泄如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此邪熱溢於少陽經也本方加柴胡一錢 如腰背項痛此邪熱溢於太陽經也本方加羌活一錢 如目痛眉稜骨痛眼眶痛鼻乾不眠此邪熱溢於陽明經也本方加乾葛一錢 證有遲速輕重不等藥有多寡緩急之分務在臨時斟酌所定分兩大略而已不可執滯間有感之輕者舌上白胎亦

薄熱亦不甚而無數脉其不傳裏者一二劑自解稍

重者必從汗解如不能汗乃邪氣蟠踞於膜原內外

隔絕表氣不能通於內裏氣不能達於外不可強汗

病家見加發散之藥便欲求汗誤用衣被壅塞或將

湯火熨蒸甚非法也然表裏隔絕此時無遊溢之邪

在經三陽加法不必用宜照本方可也感之重者舌

上胎如積粉滿布無隙服湯後不從汗解而從內陷

者舌根先黃漸至中央邪漸入胃此三消飲證若脉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六

長洪而數大汗多渴此邪氣適離膜原欲表未表此白虎湯證如舌上純黃色兼見裏證為邪已入胃此又承氣湯證也有兩三日即潰而離膜原者有半月十數日不傳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淹淹攝攝五六日後陡然勢張者凡元氣勝者毒易傳化元氣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傳設遇他病久虧適又微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傳不傳則邪不去邪不去則病不瘳延纏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起時師誤認怯證日進參

芪愈壅愈固不死不休也

傳變不常

疫邪為病有從戰汗而解者有從自汗盜汗狂汗而解者有無汗竟傳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熱渴反甚終得戰汗方解者有胃氣壅鬱必用下乃得戰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裏有餘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證復發者有發黃因下而愈者有發黃因下而斑出者有竟從發斑而愈者有裏證急雖有斑非下不愈者此則傳變不常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七

亦疫之常變也有局外之變者男子適逢淫慾或向來下元空虛邪熱乘虛陷於下焦氣道不施以致小便閉塞小腹脹滿每至夜即發熱與導赤散五苓五皮之類分毫不效得大承氣一服小便如注而愈者或裏有他病一隅之虧邪乘宿昔所損而傳者如失血崩帶經水適來適斷心痛疝氣痰火喘急凡此皆非常變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傳變不常皆因人而使蓋因疫而發舊病治法無論某經某病但治其疫而舊病自愈

急證急攻

瘟疫發熱一二日舌上白胎如積粉早服達原飲一劑午前舌變黃色隨現胸膈滿痛大渴煩躁此伏邪即潰邪毒傳胃也前方加大黃下之煩渴少減熱去六七午後復加煩躁發熱通舌變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復瘀到胃急投大承氣湯俟晚大下至夜半熱退次早鼻黑胎刺如失此一日之間而有三變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傳變亦速用藥不得不緊設此證不服藥或投緩劑羈遲二三日必死設不死服藥亦無及矣嘗見瘟疫二三日即斃者乃其類也

表裏分傳

瘟疫舌上白胎者邪在膜原也舌根漸黃至中央乃邪漸入胃設有三陽現證用達原飲三陽加法因有裏證復加大黃名三消飲三消者消內消外消不內不外也此治疫之全劑惟毒邪表裏分傳膜原尚有餘結者宜之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八

三消飲

檳榔

草菓

厚朴

白芍

甘草

知母

黃芩

大黃

葛根

羌活

柴胡

薑棗煎服

熱邪散漫

瘟疫脈長洪而數大渴復大汗通身發熱宜白虎湯

白虎湯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九

石膏一兩

知母五錢

甘草一錢

炒米一撮

加薑煎服

按白虎湯辛涼發散之劑清肅肌表氣分藥也蓋毒邪已潰中結漸開邪氣方離膜原尚未出表然內外之氣已通故多汗脈長洪而數白虎辛涼解散服之或戰汗或自汗而解若瘟疫初起脈雖數未至洪大其時邪氣蟠踞於膜原宜達原飲誤用白虎既無破

結之能但求清熱是猶揚湯止沸耳若邪已入胃非

承氣不愈誤用白虎既無逐邪之能徒以剛悍而伐

胃氣反抑邪毒致脈不行因而細小又認陽證得陰

脈妄言不治醫見脈微欲絕益不敢議下日惟難進

寒涼以為穩當愈投愈危至死無悔當此急投承氣

緩緩下之六脈自復

內壅不汗

邪發於半表半裏一定之法也至於傳變或出表或入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十

裏或表裏分傳醫見有表復有裏乃引經論先解其表

乃攻其裏此大謬也嘗見大劑麻黃連進一毫無汗轉

見煩躁者何耶蓋發汗之理自內由中以達表今裏氣

結滯陽氣不能敷布於外即四肢未免厥逆又安能氣

液蒸蒸以達表譬如縛足之鳥乃欲飛升其可得乎蓋

鳥之將飛其身必伏先縱足而後揚翅方得升舉此與

戰汗之義同又如水注閘其後竅則前竅不能涓滴與

發汗之義同凡見表裏分傳之證務宜承氣先通其裏

裏氣一通不待發散多有自能汗解

下後脉浮

裏證下後脉浮而微數身微熱神氣或不爽此邪熱浮於肌表裏無壅滯也雖無汗宜白虎湯邪從汗解若大下後或數下後脉空浮而數按之豁然如無宜白虎湯加人參覆盆則汗解 下後脉浮而數原當汗解遷延五六日脉證不改仍不得汗者以其人或自利經久或素有他病先虧或本病日久下遲或反覆數下以致過身血液枯涸故不得汗白虎辛涼除肌表散漫之熱邪加人參以助週身之血液於是經絡潤澤元氣鼓舞膝理開發故得汗解

下後脉復沉

裏證脉沉而數下後脉浮者當得汗解今不得汗後二三日脉復沉者膜原餘邪復痰到胃也宜更下之更下後脉再浮者仍當汗解宜白虎湯

邪氣復聚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裏證下後脉不浮煩渴減身熱退越四五日復發熱者此非關飲食勞復乃膜原尚有餘邪隱匿因而復發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每歸咎於病人誤也宜再下之即愈但當少與慎勿過劑以邪氣微也

下後身反熱

應下之證下後當脉靜身涼今反發熱者此內結開正氣通鬱陽暴伸也即如爐中伏火撥開雖焰不久自息此與下後脉反數義同 若瘟疫發膜原當日漸加熱胃尚無邪誤用承氣更加發熱實非承氣使然乃邪氣方張分內之熱也但嫌下早之誤徒傷胃氣耳日後傳胃再當下之又有藥煩者與此懸絕詳載本條

下後脉反數

應下失下口燥舌乾而渴身反熱減四肢時厥欲得近火壅被此陽氣伏也既下厥回去爐減被脉大而加數舌上生津不思水飲此裏邪去鬱陽暴伸也宜柴胡清燥湯去花粉知母加葛根隨其性而升泄之此證類近

白虎但熱渴既除又非白虎所宜也

因證數攻

瘟疫下後二三日或一二日舌上復生胎刺邪未盡也再下之胎刺雖未去已無鋒芒而軟然熱渴未除更下之熱渴減胎刺脫日後更復熱又生胎刺更宜下之余里周因之者患疫月餘胎刺凡三換計服大黃二十兩始得熱不復作其餘脉證方退所以凡下不以數計有是證則投是藥醫家見理不透經歷未到中道生疑往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十三

往遇此證反致擔閣但其中有間日一下者有應連下三四日者有應連下二日間一日者其間寬緩之施有應用柴胡清燥湯者有應用犀角地黃湯者至投承氣某日應多與某日應少與如其不能得法亦足以悞事此非可以言傳貴乎臨時斟酌

朱海疇正年四十五歲患疫得下症四肢不舉身卧如塑目閉口張舌上胎刺問其所苦不能答因問其子兩三日所服何藥云進承氣湯三劑每劑投大黃兩餘不

效更無他策惟待日而已但不忍坐視更祈一診余診得脉尚有神下證悉具藥淺病深也先投大黃一兩五錢目有時而少動再投舌刺無芒口漸開能言三劑舌胎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湯五日復生芒刺煩熱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氣養榮湯熱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氣肢體自能少動計半月共服大黃十二兩而愈又數日始進糜粥調理兩月平復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過二三人而已姑存案以備參酌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十四

病愈結存

瘟疫下後脉證俱平腹中有塊按之則痛自覺有所阻而膨悶或時有升降之氣往來不利常作蛙聲此邪氣已盡其宿結尚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徒損元氣氣虛益不能傳送終無補於治結須飲食漸進胃氣稍復津液流通自能潤下也嘗遇病愈後食粥累月結塊方下堅黑如石

下隔

瘟疫愈後脉證俱平大便二三旬不行時時作嘔飲食不進雖少與湯水嘔吐愈加此為下隔蓋下既不通必返於上設誤認翻胃乃與牛黃狗寶及誤作寒氣與藿香丁香二陳之類悞也宜調胃承氣熱服頓下宿結及澹糞粘膠惡物臭不可當者嘔吐立止所謂欲求南風須開北牖是也嘔止慎勿驟補若少與參芪則下焦復閉嘔吐仍作也此與病愈結存彷彿彼則妙在往來蛙聲一證故不嘔而能食可見毫釐之差遂有千里之異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十五

按二者大便俱閉脉靜身涼一安一危者在乎氣通氣塞之間而已矣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瘟疫可下者約三十餘證不必悉具但見舌黃心腹痞滿便於達原飲加大黃下之設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動之機欲離未離之際得大黃促之而下實為開門祛賊之法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羈二三日後餘邪入胃仍用小承氣徹其餘毒大凡客邪貴乎早逐乘人氣血未

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後亦易平復欲為萬全之策者不過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為要耳但要量人之虛實度邪之輕重察病之緩急揣邪氣離膜原之多寡然後藥不空投投藥無太過不及之弊是以仲景自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氣多與少與自有輕重之殊勿拘於下不厭遲之說應下之証見下無結糞以為下之早或以為不應下之證誤投下藥殊不知承氣本為逐邪而設非專為結糞而設也必俟其真結血液為熱所搏變證迭起是猶養虎遺患醫之咎也況多有澹糞失下但蒸作極臭如敗醬或如藕泥臨死不結者但得穢惡一去邪毒從此而消脉證從此而退豈徒孜孜糞結而後行哉假如經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結或病後血氣未復亦多燥結在經所謂不更衣十日無所苦有何妨害是知燥結不致損人邪毒之為殞命也要知因邪致熱熱致燥燥致結非燥結而致邪熱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結為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十六

之壅閉痰邪鬱熱益難得泄結糞一行氣通而邪熱乃泄此又前後之不同總之邪為本熱為標結糞又其標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燥結耶

假令滯下本無結糞初起質實頻數窘急者宜芍藥湯加大黃下之此豈亦因結糞而然耶乃為逐邪而設也或曰得母為積滯而設與余曰非也邪氣客於下焦氣血壅滯鬱而為積若去積以為治已成之積方去未成之積復生須用大黃逐去其邪是乃斷其生積之源榮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衛流通其積不治而自愈矣更有虛痢又非此論

或問脉證相同其糞有結有不結何也曰原其人病至大便當即不行續得蘊熱益難得出蒸而為結也一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實雖胃家熱甚但蒸作極臭狀如粘膠至死不結應下之證設引經論初硬後必溏不可攻之句誠為千古之弊

大承氣湯

大黃 五錢

厚朴 一錢

枳實 一錢

芒硝 三錢

水薑煎服弱人減半邪微者各復減半

小承氣湯

大黃 五錢

厚朴 一錢

枳實 一錢

水薑煎服

調胃承氣湯

大黃 五錢

芒硝 二錢五分

甘草 一錢

水薑煎服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按三承氣湯功用彷彿熱邪傳裏但上焦痞滿者宜小承氣湯中有堅結者加芒硝更堅而潤燥病久失下雖無結糞然多粘膩結臭惡物得芒硝則大黃有蕩滌之能設無痞滿惟存宿結而有痰熱者調胃承氣宜之三承氣功效俱在大黃餘皆治標之品也不耐藥湯者或嘔或畏當為細末蜜丸湯下

畜血

大小便畜血便血不論傷寒時疫盡因失下邪熱久羈

無由以泄血為熱搏留於經絡敗為紫血溢於腸胃腐為黑血便色如漆大便反易者雖結糞得瘀而潤下結糞雖行真元已敗多至危殆其有喜妄如狂者此胃熱波及於血分血乃心之屬血中留火延蔓心家宜其有是證矣仍從胃治

發黃一證胃實失下表裏壅閉鬱而為黃熱更不泄搏血為瘀凡熱經氣不鬱不致發黃熱不干血分不致畜血同受其邪故發黃而兼畜血非畜血而致發黃也但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十九

畜血一行熱隨血泄黃因隨減嘗見發黃者原無瘀血

有瘀血者原不發黃所以發黃當咎在經鬱熱若專治瘀血誤也 胃移熱於下焦氣分小便不利熱結膀胱

也移熱於下焦血分膀胱畜血也小腹硬滿以其小便不利今小便自利者責之畜血也小便不利亦有畜血者非小便自利便為畜血也 胃實失下至夜發熱者

熱留血分更加失下必至瘀血 初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既投承氣晝日熱減至夜獨熱者瘀血未行也宜

桃仁承氣湯服湯後熱除為愈或熱時前後縮短再服再短畜血盡而熱亦盡大勢已去亡血過多餘焰尚存者宜犀角地黄湯調之 至夜發熱亦有瘧瘧有熱入血室皆非畜血並未可下宜審

桃仁承氣湯方

大黃

芒硝

桃仁

當歸

芍藥

丹皮

照常煎服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卷上

二十

犀角地黄湯方

生地黃 一兩

白芍 三錢

丹皮 二錢

犀角 二錢 鎔碎

右先將地黃溫水潤透銅刀切作片石臼內搗爛再加水調糊絞汁聽用其滓入藥同煎藥成去滓入煎汁合服

按傷寒太陽病不解從經傳府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血結不行者宜抵當湯今瘟疫初無表

證而惟胃實故腸胃畜血多膀胱畜血少然抵當湯行瘀逐畜之最者無分前後二便並可取用然畜血結甚者在桃仁力所不及宜抵當湯蓋非大毒猛厲之劑不足以抵當故名之然抵當證所遇亦少存此以備萬一之用

抵當湯方

大黃 五錢

蟅虫 二十枚炙乾研碎

桃仁 五錢研如泥

水蛭 炙乾為末五分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照常煎服

發黃疸是府病非經病也

疫邪傳裏遺熱下焦小便不利邪無輸泄經氣鬱滯其傳為疸身目如金者宜茵陳湯

茵陳 一錢

山梔 二錢

大黃 五錢

水薑煎服

按茵陳為治疸退黃之專藥今以病症較之黃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梔除小腸屈曲之火瘀熱既除小便

自利當以發黃為標小便不利為本及論小便不利病原不在膀胱乃係胃家移熱又當以小便不利為標胃實為本是以大黃為專功山梔次之茵陳又其次也設去大黃而服山梔茵陳是忘本治標鮮有效矣或用茵陳五苓不惟不能退黃小便間亦難利

舊論發黃有從濕熱有從陰寒者是亦妄生枝節學者未免有多岐之惑矣夫傷寒時疫既以傳裏皆熱病也燠萬物者莫過於火是知大熱之際燥必隨之

欽定四庫全書

瘟疫論

又何暇生寒生濕辟若冰炭豈容並處耶既無其證焉有其方智者所不信 古方有三承氣證便於三承氣加茵陳山梔當隨證施治方為盡善

邪在胸膈

瘟疫胸膈滿悶心煩喜嘔欲吐不吐雖吐而不得大吐腹不滿欲飲不能飲欲食不能食此疫邪留於胸膈宜瓜蒂散吐之

瓜蒂散